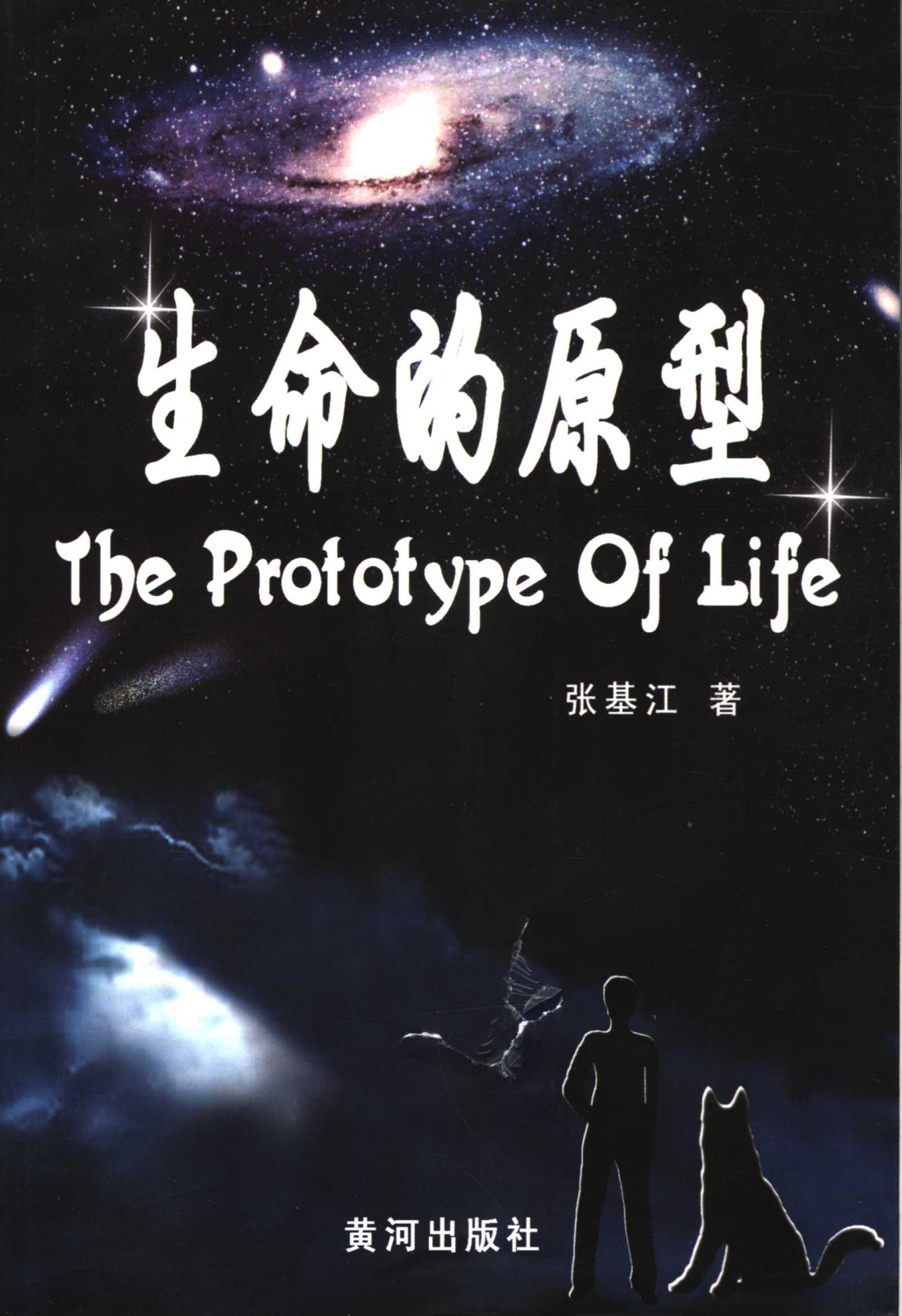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deep space scene. At the top, a large, glowing spiral galaxy with a bright yellow-white core is visible. Below it, a comet with a long, dark tail streaks across the sky. In the lower half, there are dark, swirling nebulae and a bright, glowing blue-white light source on the left side.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the silhouettes of a person standing and a dog sitting are visible, looking up at the cosmic scene.

生命的原型

The Prototype Of Life

张基江 著

黄河出版社

生命的原型

张基江 著

黄河出版社

2006年7月·济南



责任编辑 张清训 葛春亮
封面设计 辛 敬 张 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原型/张基江著. — 济南: 黄河出版社, 2006
ISBN 7 - 80152 - 724 - 0

I. 生...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3221 号

书名 生命的原型
著者 张基江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92 千字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ISBN7 - 80152 - 724 - 0/I · 154
定价 25.00 元



张基江 中共党员。1930年12月出生，山东龙口人。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1946年1月参军，历任连长、营长。1962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弹道导弹控制系统专业，留校任教员、教研室主任（正团职）。1966年随学校集体转业后任系副主任。1978年调山东大学任科技开发公司副经理等职（1984年离休，厅局级）。出版有《长弓水文集》（小说、散文）（2004年黄河出版社）、《红颜泪》（长篇小说）（2005年沈阳出版社）。出版物80万字，网上发帖约100万字。长篇小说《战友》获“第二届中国长城文学奖”。发明专利技术编入《国家级科技成果研制功臣名录》（1993），并收编入英国德温科公司的《WPI》（Worldpatantindex. 世界专利索引）（1993）。

夫人杜世庄 中共党员。副研究员。1935年生。籍贯贵州。1950年参军。1955年转业。大专毕业。1990年退休。

序 言

臧乐源

读基江的小说，使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50年前我有一个梦想，当小说家。为这，还特别拜访过我崇敬的文学前辈艾芜先生。记得他说过，写小说要有辩证思维，一部小说，实际上就是一部形象化、人物化的矛盾萌芽产生发展史。小说的主题就是塑造什么类型的人物，让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环境中，经历一系列的磨难、煎熬、考验、成功、失败，品尝人生的苦辣酸甜，逐步成熟，达到最后的结局，或成功圆满，或残缺悲壮。给人以启迪，以深思。50年过去了，我虽然写过不少论文、散文、小诗，但一篇小说也没写。读着基江一篇篇、一部部很有时代性、历史感，深含民族文化底蕴、丰富革命内涵，催人向上、发人深思的优秀小说，我为他高兴，也深感惭愧。

这里，仅就《生命的原型》，谈几点读后感受。

这部《生命的原型》，吸引人。林海东的科学人生，就是在矛盾中展现的。这既有他自身也有神州大学的矛盾，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矛盾，既有人民之间也有敌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使书中有许多悬念，牵动人心，让人关心故事的发展，关心人物的命运。读了上章，想看下章，使你非快读下去不可。书中最精彩之处，就是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的交织，从表层化，到尖锐化、白热化，这是吸引读者，让读者最关注的地方。我认为这是这部小说的特点之一。

这部《生命的原型》，感染人。我读后很感动。诸如许多细

节描写，林海东卖血搞科研，患绝症后仍顽强奋斗，就触动了我的心灵。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是否能打动人，引起读者共鸣，是衡量其成败的标准之一。科学作品、理论著作，是以理服人；文学艺术作品是以情动人。我说《生命的原型》，感人动人。

这部《生命的原型》，激励人。它塑造了一位“独立科学工作者”林海东的高大的形象。他是一位科学迷，他全身充满了科学家应具有的科学精神。他热爱自己的祖国，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科学家的良心，有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勇于攀登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等等，都是十分可贵的崇高品德。我们要实现科教兴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正需要千千万万像林海东这样的“独立科学工作者”吗？从这里我们读到了这部小说所内涵的深意。

2006年春光明媚时于山东大学

臧乐源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著名诗人臧克家长子。撰写、主编和参与编写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概论》、《邓小平思想研究》、《道德和精神文明》、《人生哲学》、《中华魂丛书·尚德卷》等20余部，其中多部获省部级有关单位奖励。

自序

敲下本书的最后一个句号，当我兴致盎然地将全部文字录入一张光盘正准备松一口气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突发性的脑血管疾病让我在救护车一阵悲鸣的笛声中被送进了医院。

平日习惯了的键盘、屏幕、鼠标，变成了白衣天使门手中的听诊器、血压计和滴注吊瓶。双目所及那圣洁而安静的白色，对我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床边那占据了半面墙的大窗，平添了我对五彩缤纷的电脑屏幕的想念。完全是迫于无奈的卧床，只能接受别人的搀扶，喂水喂饭，生活一下子发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变化，毫无选择的余地。有时睁开眼睛会有一刹那的恍惚：我不知身在何处，又不知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又将何时结束。

写作被迫中断了只是一时的倒也不十分可怕，但我怕的是“永远”二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枪林弹雨的洗礼，我早已忘却了死亡。当年一批批战友在我前面倒下，与他们相比我是一个生命的富翁。每忆及此，内心总是酸楚。惟有借助笔端以表达对他们的追思。现在那些尚在我脑中还来不及诉诸笔端的创作构思如果就此化为泡影，那将是我终生的遗憾。

我岂能受制于这该死的脑血栓？！

我对自己说：“哪怕就剩下一根手指时，我也可以借助于电脑来完成写作计划。”

突如其来的这场变故，让我愈发念及我的亲人和朋友，那些身边的和关心我也让我关心着的亲人和朋友。深深地担心再也不能看到他们了。尤其是与我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老伴，她一个月前因为遭遇烧伤住院治疗，现在仍未痊愈，我又入住进医院，眼

看着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不知道她的伤口愈合的怎样了？

但愿她不要再为我操心才好。

幸运的是入院一周后，我又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刚进医院时，毫无知觉不能活动的左手手指令人吃惊的有了轻微地颤动，继而有了知觉并逐日产生了日渐增大的握力，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开始恢复活力，可以喝水吃饭了。更可庆幸的是我的病变部位是在左侧肢体，没有损伤大脑的思维能力，多日盘据心头的乌云终于渐渐地消散了。

在中心医院神经内二科医护人员的积极治疗和精心护理下，我的病情终于有了明显的好转，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内心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因此我的写作计划又可以重新摆到日程上来了。

我非常钦佩和感谢黄河出版社张清训、葛春亮先生认真负责而又细心谨慎的工作精神，本人一向粗心大意，文章中的错别字以及欠妥语句甚多，他们都耐心的一一帮我做了校正，闻及我患病住院，他们又于百忙之中前来探望，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安慰，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表达我的谢意。

鉴于我的健康状况不可能去完成出版的诸多事宜，因此我将《生命的原型》一书后续的出版工作全权委托给了我的女儿张梅和孙女张卉，由她们二人代表我前往出版社与有关同志共同商定小说出版的一切事宜。同时我决定将这本书的著作权交给她们二人继承，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记得一位名人曾说过这样的话：“生活是面镜子，我对她微笑，她就会对我微笑。”我对此深信不疑！

世界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活着是美好的。

张基江

农历丙戌年芒种日于病榻上

目 录

序言	臧乐源 (1)
自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4)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6)
第六章	(33)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3)
第九章	(48)
第十章	(55)
第十一章	(62)
第十二章	(73)
第十三章	(91)
第十四章	(101)
第十五章	(110)
第十六章	(117)
第十七章	(125)
第十八章	(134)
第十九章	(142)

第二十章	(152)
第二十一章	(162)
第二十二章	(177)
第二十三章	(184)
第二十四章	(194)
第二十五章	(204)
第二十六章	(216)
第二十七章	(223)
第二十八章	(233)
第二十九章	(244)
第三十章	(256)
第三十一章	(265)
第三十二章	(274)
第三十三章	(285)
第三十四章	(295)
第三十五章	(305)
第三十六章	(317)
第三十七章	(326)
第三十八章	(333)
第三十九章	(344)
第四十章	(356)
后记	(367)

第一章

林海东毕业于神州大学已经九年了。工作单位调换了三个，现在又在待业。原因是他没能认真对待分配给他的工作，上班时，或心不在焉，或无精打采，或迟到早退，等等。单位领导人或者经理老板，可以举出一百个理由将他辞退，或者给他留点面子令其辞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林海东从高中二年级起，就喜欢学理科。大学考进了生物学专业，读了两年，他请求学校给予转学电子信息专业。他的系主任觉得这个学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钻研劲儿，就帮他报经学校批准了他的请求。到毕业时他拿到了生物学和电子信息学两个学士的证书。

林海东十二年来一头扎进他的“生物电信息传递”研究课题里，什么都顾不上了，包括自己的吃饭问题。但是，接近他的朋友都说，他的研究项目怕是遥遥无期。

林海东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

林海东是被他的养父母从孤儿院里抱回养大的。养父母两口结婚二十年未能生育，去医院检查，结果确诊他的养父无生育能力。两口子斟酌再三，去保育院抱养了林海东。那时他还没有正式名字，保育院的登记册上写的是“小冬”。院长说，记得那是冬天，天上下着大雪，一个不知名的人送来的，说是在路上捡的。保育院只好收留了，并起名“小冬”。

林家两口抱他回家来一商量，把“冬”改为“东”，孩子才

两岁，一个“dong”字的音，孩子照样答应着。

两口很高兴，孩子挺乖，又是个男孩，视为掌上明珠。膝下荒凉之感顿时化为乌有。

从小东记事的时候起，他的养父母家里就有一条小狗，一条很懂事的狗。主人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好像它能听懂人话。人们说，狗有灵性，能通人性。

于是就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一个问题：狗是如何通人性的呢？

因为狗全身的黑色毛发，仅有脑门上一块白色，他给狗起名叫“雪灵”。

“雪灵”和“小东”一起长大，简直是形影不离。有时高兴了，他抱着狗，狗抱着他，满地打滚。

上学了，“雪灵”送他去学校，在校门外依依不舍地目送他进课堂。然后在校门外转两圈，一步一回头踮踮地回家。到了学校放学的时候早早地在校门外等着他。见了面往他身上爬，亲热得不得了。

因为时时刻刻总有“雪灵”在他身边，街坊邻居，还有同学，都不敢和他亲近。尤其是生人，“雪灵”总是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除非林海东明确示意之后，它才能安静。

“雪灵”只有在林海东上床睡觉的时候，才会悄然离去。

“雪灵”的行为引起了林海东的好奇，他时常凝视着“雪灵”那全神贯注的眼神，用手抚摸着它的毛色雪白的头顶，脑海里时常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这家伙脑子里有思维吗？它在想些什么？

到了读初中的时候，林海东偶然看到一部巴普罗夫学说的书，是解说条件反射原理的。他如饥似渴地读了，但是，还是没有弄清楚，动物和人是如何沟通的？他甚至认为，巴普洛夫只是从非条件反射深化到条件反射而已，并没有具体的揭开动物与人

之间是如何沟通的问题。

大脑的思维过程和它的信息储存，不可以为外界所知吗？测谎仪只能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没有回答“是什么”或“不是什么”。

他立志要解开这个谜。他也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异想天开”？

进了大学生物系学习了两年，他觉得仅懂得生物学，不可能解决他的问题。因此转学电子信息科学。他原以为有这两个学科的知识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没有。仍然是迷雾茫茫。

然而，在他的心底处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或者说是猜想），这两门学科是可以相通的，问题是如何把它们联系起来。

他决心攻克这一难关，从而打开利用电子信息科学的手段，解决人和动物之间的语言沟通问题。或者能够推而广之，解决生物之间的信息传递问题，而不使用出声的语言。

为此，他在大学毕业后的九个年头里，就专心致志地干这件事。图书馆是他时常驻足的地方。花费了他的和父母的所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做过种种简单的实验。终于有了些微的希望，他在自己的简陋的实验室里看到了预期的曙光。然而，继续进一步的科学实验，需要价格昂贵的仪器设备，他无能为力了。

林海东的这种状态，自然无法在一个单位里呆下去，无论是国有单位还是民营企业，谁也没有多余的钱养活一个不干正事的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单位领导人说，这家伙精神有问题。

养父母从一个不景气的“大集体”退休后，自然是“囊中羞涩”，养老金凑付着得以温饱而已，哪里有多余的钱供他“挥霍”？老两口看在眼里，苦在心里。儿子干了些什么？他们一头的雾水。但也确信儿子不会去做出格的勾当。他们看到儿子的房间里堆满了破旧的电视机、电脑等等家电的零部件，并且经常变

换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仅如此而已。

“或许，他在搞什么发明？”父亲对母亲说。或者母亲对父亲也这么说。

可幸的是老两口身体尚属健康。闲来无事的时候，出去捡废品，送到收购站去，可以得到几个钱。见到破旧家电之类，干脆交给林海东。儿子自然是千恩万谢地接了。并且把无用了的再交给他们去变卖了。

老两口“老有所为”的收益，就这么全部被儿子“消费”掉。

林海东有时向两位老人解说他的实验的那些令他们云山雾罩的名词儿。次数多了，老人觉得没意思，心不在焉地听着。但有一句话，他们是懂得了的：“我的实验，是秘密的。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老人说：“你那些字眼，我们都听不懂，还能去对别人说什么?!”

“我是说，就是我做实验这件事，也不能对外人说。”儿子认真地交代说。

老两口关心的有两件事：一是儿子的健康，怕他劳累过度；二是，儿子的女朋友的事儿没有解决好，心里老惦记着。

儿子的女朋友是有一个，但老两口不同意，原因不在那个女孩子，是女孩子的家长，他们两家有一段解不开的疙瘩。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儿。

林海东预感到他的研究工作成果可能就在眼前。他需要购置技术设备，需要钱，他要拼一下，他走进红十字会医院。

鲜红的血液通过针头和导管，徐徐地流进集血口袋。

他要求接着再抽第二袋。大夫不同意。说：“年轻人，你的体格再好，也要休息一个星期。不能勉强了啊!”

“三天怎么样？我能行。”他恳求着大夫。

“那，也得三天以后，看情况再说。回去吧，吃点有营养的，好好休息。”大夫关切地交代他说。

第四天他又来了。在回家的路上他身子不由自主地有些摇晃，觉得两脚下踩着棉花一样，回到家就一头栽到床上。

母亲看到了，关切地来到床边，问道：“海东，你是不是有些不舒服啊？”摸了他的前额，好像也不发烧。又问：“你去哪儿啦？累了吧？”

他微笑着掰开母亲的手，说：“没什么，昨天在实验室里，干活时间长了点。我睡一会就好了。”他向里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母亲无奈，想了想说：“我给你煮两个荷包蛋，再加一点糖。吃过了再睡。鸡蛋加糖能解乏。”

母亲把荷包蛋煮好，再加了糖，端着过来时，海东已经睡着了。母亲把碗放在柜子上。心想，还是让他先睡吧。

海东这一觉睡到了天黑。母亲看他睡的沉，没忍心叫醒他。

父亲回来后看到了，向母亲问明了情况，又摸了摸海东的头。觉得有些异常，对老伴儿说：“不对。像是有病了。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睡的？”

“大概是上午十点钟。”

“啊，都八个小时了。不行，得叫他起来去医院看看。我去收拾一下三轮车。你把他叫起来。”父亲说着向外走了。

母亲费了好大的力气把海东连推带摇晃的，总算醒了。他茫然地看着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没睡够哪，叫我干什么？”说完左右看了看，说：“我渴。要喝水。”

母亲拿起柜子上的碗，说：“你看看，这还是上午给你做的鸡蛋，早都凉了。我给你去热一热。”

他拉住母亲的手，拿到碗，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抹了抹

嘴，看了看窗户，说：“天都黑了，我还要睡。”边说边躺下去，闭了眼。

父亲推来三轮车，停在大门外，进来说：“醒了吧？”

母亲说：“好不容易叫醒了，说是渴，喝了荷包蛋，又躺下了。”

父亲过来看了看，摸摸他的头，又摸了摸他的脚。觉得从头到脚都发凉，凉得厉害。说：“不对劲。得去医院。要是真有个好歹，耽误了可不是玩的。”

两个人把他弄起来，父亲背着他，放到三轮车上。父亲蹬车，母亲在后头跟着。

天色已晚，医院里来往的人不多。挂了号，仍是父亲背着他，来到诊室。医生让把他放平了躺在床上。听了听心音，翻开眼皮看了看。一边把听诊器的管线在手里缠绕着，一边说：“是极度贫血。怎么会搞成这样？看来也没有受伤、失血。这样吧，我开个方子，就在观察室里输液。如果不行的话，还得输血。”又补充说：“你们是他的父母吧？最近我们医院血库血浆不够用，你们自己解决。”

父亲和母亲听了愣了神。相互看了看，没有说话。父亲赶紧去收费处交款、取药。在护士的帮助下把他推到观察室。挂了吊瓶，输液。

母亲对父亲说：“你回去吧。我留在这里就行了。都十点了，你还没吃饭呢。”

父亲说：“还不如你回去做饭，拿来，一块吃。还有，不是还有两根香肠嘛，蒸热了给他吃。”

林海东仍在熟睡中。

父母亲吃了饭，守候着他。

几个小时过后输液完毕，护士测量了血压，大夫过来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行。必需输血。”

父母亲又相互看了看，父亲对大夫说：“麻烦你们了，请验我们的血型吧。”

大夫好像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示意让护士验血型。

血型测出后，大夫看看，说：“很抱歉。你们另想办法吧。我刚才说过了的，医院血库没有血浆。”

“大夫，你看，我们这种情况，让我们自己怎么办？”父亲有些急了。

大夫想想，说：“那，我想想办法，不一定能成的。”说完走出去。

大夫在办公室里叫通了市血库的电话。请求他们支持。对方说，一个小时后可能就送到。

大夫回来后。说：“还好。他们答应送血浆来。你们准备交费吧。”

父亲问道：“要多少钱？”

大夫回答说：“大该要一千多元吧。”大夫说完就离开了观察室。

老两口你看我，我看你。母亲叹着气说：“这半夜三更的，到哪里去弄那么多的钱？”

父亲没法了。去找大夫。大夫说：“你们去找找医院总值班室，看看能不能缓一缓交款。但是，照老规矩，明天一天之内是必须付款的。”

父亲回来，看到母亲正在给儿子脱衣服，为的是让他躺得舒服一点。母亲抖了抖儿子的上衣，从口袋里掉出一沓钞票。老两口喜出望外，数了数，整一千元。又看到一张付款单据。全明白了。

母亲捂着脸哭了起来，说：“儿啊！你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父亲有些生气了，说：“行了，别哭了。血浆来了就给他输